

自脩適用

言文
對照

古文評註全集

上海會文堂書局發行



自新通目

書元
對照

古文評語全集

武進金氏家藏

古文對照

古文評註全集

山陰湯壽銘署



中興國士平之
仲泰
書文書
書文書

對言

古文評註全集目次

卷一

鄭伯克段於鄆

左丘明

臧僖伯諫觀魚

同上

楚武王伐隨

同上

宮之奇諫假道

同上

重耳游歷諸國

同上

宛濮之盟

同上

秦師入滑

同上

楚子問鼎

同上

呂相絕秦

同上

季札觀周樂

同上

子革對靈王

同上

卷二

祭公諫征犬戎

左丘明

單子知陳必亡

同上

周鄭交質

同上

莊公戒飭守臣

同上

曹劌論戰

同上

荀息傅奚齊

同上

介之推不言祿

同上

燭之武退秦師

同上

晉敗秦師於殽

同上

齊國佐不辱命

同上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同上

子產毀晉垣

同上

子產授政太叔

同上

石碏諫寵州吁

同上

臧哀伯諫納郕鼎

同上

齊伐楚盟召陵

同上

晉陰飴甥謀復惠公

同上

展喜卻齊師

同上

蹇叔哭師

同上

趙盾弑其君

同上

楚歸晉知罃

同上

晏子不死君難

同上

子產論尹何為邑

同上

夾谷之會

同上

襄王不許請隧

同上

叔向賀宣子貧

同上

王孫圉論楚寶同上

荀息不食言公羊高

逍遙遊莊周

子上之母同上

重耳對秦客同上

黔敖嗟來食同上

范雎說秦王同上

莊辛論幸臣戰國策

趙威后問齊使同上

馮煖客孟嘗同上

對楚王問宋玉

卷三

過秦論賈誼

至言賈山

上諫吳王書枚乘

諭巴蜀檄同上

諸稽郢行成於吳同上

宋人及楚人平同上

養生主同上

晉獻公殺世子申生同上

杜黃揚解同上

晉獻文子成室同上

趙良說商君同上

樂毅報燕惠王書戰國策

顏觸說齊王貴士戰國策

卜居屈原

諫秦逐客書李斯

范蠡不許吳成同上

虞師晉師滅夏陽穀梁赤

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

曾子易箦同上

孔子過泰山側同上

蘇秦以連衡說秦戰國策

說難韓非

觸警說趙太后戰國策

魯仲連遺燕將書同上

漁父辭同上

論務農積貯疏同上

獄中上梁王書鄒陽

上諫獵書司馬相如

答蘇武書李陵

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報孫會宗書 楊惲

卷四

五帝本紀贊 司馬遷

秦楚之際月表 同上

管晏列傳 同上

刺客列傳 同上

游俠傳序 同上

前出師表 諸葛亮

蘭亭詩序 王羲之

北山移文 孔稚珪

卷五

滕王閣序 王勃

春夜宴桃李園序 同上

弔古戰場文 李華

原毀 同上

再上宰相書 同上

項羽本紀贊 同上

平準書 同上

屈原列傳 同上

酷吏傳序 同上

太史公自序 同上

後出師表 同上

歸去來辭 陶潛

為徐敬業討武嬰檄 路賈王

阿房宮賦 杜牧

陋室銘 劉禹錫

諫迎佛骨表 同上

三上宰相書 同上

孔子世家贊 同上

伯夷列傳 同上

滑稽列傳 同上

貨殖傳序 同上

報任安書 同上

陳情表 李密

五柳先生傳 同上

與韓荊州書 李白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原道 韓愈

諍臣論 同上

答李翊書 同上

與于襄陽書 同上

答陳商書 同上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同上

送李愿歸盤谷序 同上

送高閑上人序 同上

卷六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張中丞傳後序 同上

進學解 同上

雜說下 同上

祭田橫墓文 同上

晉文公問守原議 同上

桐葉封弟辯 同上

永州新堂記 同上

送薛存義序 同上

上張僕射書 同上

應科目時與人書 同上

送董邵南序 同上

送石處士序 同上

送楊少尹序 同上

圻者王承福傳 同上

獲麟解 同上

柳子厚墓誌銘 同上

祭十二郎文 同上

梓人傳 同上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同上

小石城山記 同上

愚溪詩序 同上

與陳給事書 同上

答李師錫秀才書 同上

送孟東野序 同上

送溫處士序 同上

送王含秀才序 同上

諱辨 同上

雜說上 同上

祭鱷魚文 同上

駁復讐議 柳宗元

郭橐駝傳 同上

鈞錡潭西小丘記 同上

賀王參元失火書 同上

捕蛇者說 同上

卷七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嚴先生祠堂記

同上

愛蓮說

周敦頤

朋黨論

同上

送楊寘序

同上

畫錦堂記

同上

峴山亭記

同上

祭石曼卿文

同上

上田樞密書

同上

高祖論

同上

諫論

同上

蘇氏族譜亭記

同上

卷八

教戰守策

蘇軾

荀卿論

同上

鼂錯論

同上

黃岡竹樓記

同上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上范司諫書

歐陽修

伶官傳論

同上

梅聖俞詩集序

同上

豐樂亭記

同上

醉翁亭記

同上

秋聲賦

同上

春秋論

同上

管仲論

同上

心術

同上

岳陽樓記

范仲淹

義田記

錢公輔

縱囚論

同上

宦者傳論

同上

釋秘演詩集序

同上

真州東園記

同上

瀧岡肝表

同上

上歐陽內翰書

蘇洵

辨姦論

同上

六國論

同上

張益州畫像記

同上

刑賞忠厚之至論

同上

留侯論

同上

石鐘山記

同上

超然臺記

同上

前赤壁賦

同上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洛陽名園記

李格非

却聘書

謝枋得

答許廷慎書

方孝孺

滄浪亭記

歸有光

耦耕堂記

錢謙益

蒯徹論

陸次雲

潮州韓文公廟碑

同上

後赤壁賦

同上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贈蓋邦式序

同上

秦士錄

宋濂

象祠記

王守仁

報劉一丈書

宗臣

題元祐黨碑

仇元瑞

擬漢太子招四皓書

過松齡

方山子傳

同上

上樞密院韓太尉書

蘇轍

靈谷詩序

同上

正氣歌

文天祥

賣柑者言

劉基

論信陵君救趙

唐順之

徐文長傳

袁宏道

五人墓碑記

張溥

匏隱居記

沈思倫

氏式拾年辛未歲季春月購於專修館

言文 對照 古文評註全集卷之一

清錫山過 珙商侯氏評選 後學紹興湯壽銘滌先氏校訂

鄭伯克段于鄆

左丘明

一起先

點出母

子三人

一惡一

愛遂釀

成家國

之禍世

閨婦人

如此類

者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之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傳凡言初者因此年之事而推其所由也鄭國名姬姓武公即桓公名友周厲王于封於鄭今河南新鄭縣中國名姜姓今河南淮陽縣鄭武公娶中國之女名曰武姜武姜而諡曰武

也娶生莊公及共叔段共音恭國名今河南輝縣武姜生二子長曰莊公

去聲曰寤生因難產而驚遂惡之因此失愛於愛共叔段欲立之武姜偏愛叔段欲廢長亟請於武公公弗許

亟音氣頻數也姜請命於武公使立叔段已不止一次武公未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制邑名即虎牢關在河南汜水縣

之許也此段追叙武姜愛惡之偏以啟莊公兄弟相殘之禍也公曰制嚴邑也號叔死焉嚴險也號國名號叔死焉

定不能遂其廢長之謀乃求一最險之地封叔險公曰制嚴邑也號叔死焉嚴險也號國名號叔死焉

之難以擊攻易於保守無非欲其安也為去聲公曰制嚴邑也號叔死焉嚴險也號國名號叔死焉

之難在河南廬氏縣莊公謂制乃嚴險之邑昔號叔居此特險而不修德為鄭所滅而死此前車之鑒也若再以制與段是又蹈覆轍也此莊公恐其據嚴險之地必致反叛故伴為愛惜之詞他邑唯命謂欲他邑則請京

邑公營陽縣東南武姜因制不可又求一最大之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太音泰莊公之意謂邑大可以養驕而不險亦必

之封後大則地方廣遠蓄積饒多無非欲其富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祭音蔡祭仲鄭大夫

之願忘而必陷於惡其甚矣此段叙姜氏愛叔段急欲為之請封先王之制所以先王立都城之制凡有三等

之封兄弟之都城非國之比不可過三百丈過則大而耦國失強幹弱枝之道必為後日之患先王之制之制凡有三等

之制之一定今京不度非制也今京城過於百雉不合君將不堪叔段據有大邑將必為卿公曰姜氏欲之

焉辟害焉音淹辟同避言請京出自武姜之命雖為國害何所避之對曰姜氏何厭之有姜愛叔段雖以鄭國與之亦何厭足之有厭平聲不如早為之所無使

失臣權矣。滋蔓。滋蔓也。蔓音慢。延也。姜氏雖君之母。亦當早為之圖。或裁蔓。句。難圖也。若至於蔓延而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

寵弟乎。草之蔓有猶難於艾除。况叔段乃君之弟。而又加以姜氏之寵。使威勢太大使難處置。此君所當早為之圖者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叔段據有大邑而多行不

敗。未必能為子姑待之。子指於仲言。汝且少待。不必着忙。此。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邠邊邑。或兩屬也。果然。命

西北兩鄙之邑。其所出財賦。命其半以與公子呂。為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國家不可使人有攜貳兩屬之

鄭國半以入京城。而兩屬焉。已自己也。公子呂曰。鄭公子為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國家不可使人有攜貳兩屬之

將何以處此。欲與大叔。臣請事之。君若以二鄙與叔段。若弗與。則請除之。則請除而滅之。無生民心。使

鄭兩屬之心。生揚。公曰。無庸將自及。庸用也。言無用我除之。彼將自及於禍。此。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

延。廩延鄭邑。今開封府延津縣兩屬者。至此竟。子封曰。可矣。言今可正段罪。厚。將得衆。土地廣大。將得衆。心上言生

恐其棄此而歸彼。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暱。親也。不義之人。人不與親。即有土未必能有人。雖厚必。大叔完聚。大

也。一步緊一步。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暱。親也。不義之人。人不與親。即有土未必能有人。雖厚必。大叔完聚。大

此事祭仲不聞。子封不聞。偏是公聞其為疑案。可知。

日可討。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京城也。人皆知段不義。不肯助段。段知鄭不可。乘甲士三百人。步卒七十二人。二百乘以伐京。是以重兵之一路也。古者兵車一

段段入于鄆。京。京城也。人皆知段不義。不肯助段。段知鄭不可。乘甲士三百人。步卒七十二人。二百乘以伐京。是以重兵之一路也。古者兵車一

段段入于鄆。京。京城也。人皆知段不義。不肯助段。段知鄭不可。乘甲士三百人。步卒七十二人。二百乘以伐京。是以重兵之一路也。古者兵車一

舍毒聲 至此始 盡陽露 讀前段 如淒風 告雨讀 後段如 煦日和 哀哀之 聲宛然 孺子失 乳而啼 非復從 前怨毒 矣。其實不 必如此 不妨為 解。台愚作 解。

春秋之文而自解其經所不書者此段引春 秋所書而又釋之以見段與鄭伯之交失。遂寘姜氏于城潁。宜音志禁錮也。城高牆也。潁鄭城今河南臨潁縣謂真城之 地而禁錮之。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地中之泉曰黃泉誓此生無復相見也。二句是臨別與母為誓之詞。將干 日惡已愛段之怨一總發洩此段叙莊公之寘母亦承上起下之文。既 而悔之。悔其誓重而難改亦 是莊公良心發現處。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考叔人名潁谷即潁之谷口也。潁考 叔鄭大夫時為潁谷與封疆之官。公賜之食。食舍肉。食而捨其肉特挑 其間也。舍上聲。公問之。問捨肉 之故。對曰小人有母。父母之食不遺餘糧。水曹嘗 食矣。未嘗君之羹。臣小人也。小人有母。所食不過粗糲水曹嘗 我君國內庖之羹臣之不食者以母在故也。請以遺之。遺去聲。與也。敢請於君以君 之賜臣者臣遺其母可乎。公曰爾有 母遺。句繫我獨無。公問遺母之言而有切於心曰爾尚有 母可遺而我獨無母以遺之可慨也。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有母謂之無不 得謂其說。公語之故。語以 聲鄭之故。且告之悔。告以城母設誓之 悔此八字括前半。對曰君何患焉。何患其誓 重而難改。若闕地及泉。闕音 掘。隧而相見。隧音遂地道也。教 則之是相見於黃泉也。其誰曰不然。既不肯誓言又可以見母誰以此說為 不然此段叙潁考叔之善於迎機旋導公從之。莊公從之。莊公從其言遂掘一隧道與母相見以 踐其誓看他天大難事只如兒戲便解 入而賦。入便賦也。大隧之中其樂也。莊公入隧遙迎武姜而賦詩曰大隧之中云 云。下飲此融融和樂意見前此之怨毒釋矣。姜出而賦。出然後 賦也。大隧之 外其樂也洩洩。洩音異舒散也。見 從前之隱忍忘矣。遂為母子如初。初 與母子之情遂復如舊此 君子曰 君子曰有蓋左氏說君子 之言以為論斷後做此 考叔純孝也。行純篤愛其母施及莊公。自愛其母捨內通之遂能感發莊公使之母子 如初施去聲猶與也。言連及莊公亦全其孝。詩曰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所以大雅既醉之篇言孝子之心為於愛親無有窮盡 之時又能以己之孝感人之孝是能錫及其傳類也。其是之謂乎。考叔之孝足以當是詩之所謂也。一篇鄭莊公文 公為爾 類也。

通商侯曰叔段到底不過一驕弟耳稍裁抑之庸詎知不恭於兄曰姑待曰無庸是誰氏 醜成之也及後母子如初而不聞友弟於國悔猶得半而失半也鄭伯始終其忍人乎

前題 通俗體

從前的時候：鄭武公在申國娶一個家小，叫做武姜，生了莊公和共叔段，莊公是夢產的，驚嚇了姜氏

，所以取名寤生，就厭惡他了。很愛共叔段，想立他做太子，屢次要求那武公，武公終是不答應，等到莊公做了國君，姜氏替共叔段要求制的地方。莊公道：「制險得很，從前虢叔死在那裏的，以外的地方，聽憑分付就是。」姜氏更要求京的地方，莊公就叫共叔段居在京邑，都叫他京城太叔。這時候，有個祭仲說道：「都城過了一丈高三百丈長，是國家的害處，所以先王的制度，大都不過是全國的三分之一，中都是五分之一，小都是九分之一，現在京邑過了範圍，不是古制呢？恐怕大王要受累不淺。」莊公道：「姜氏喜歡他，怎麼避得過呢？」祭仲答道：「姜氏那裏會滿意，不如趁早想個法兒，不要教他蔓延了，蔓延了就不容易設法。你看蔓草還不便更除，何況是國君的寵弟呢？」莊公道：「多幹不正當的事情，可斷定他是自己討死，你且看他就是了。」後來太叔把西北兩塊邊地，作為京城的附屬，公子呂又說道：「國家是禁不起人民有貳心的，你將怎樣處置他？要把二鄙給太叔，我願意去服事他；如果不把他，應該趁早撲除，免得搖動人心。」莊公道：「不必，他要自作自受呢。」果然太叔又把兩塊邊地，做了自己封邑，直到廩延地方。公子呂道：「好了好了，有了實力，便可買服人心呢。」莊公道：「說到君臣是不法，說到兄弟是不和，有了實力也要解散的。」這是時候，太叔修理城郭，聚集人民，整頓兵甲，預備卒乘，將要來襲擊鄭國。姜氏也預備接應他。莊公道聽得準期，就說道：「可以下手了。」就差子封統帶兵車二百乘去攻京城。京城的人都反抗太叔段，段沒法，只得逃到鄆的地方。莊公親自統兵去攻鄆邑；那五月辛丑的一天，太叔竟逃到共的地方去了。春秋上就記道：「鄭伯克段于鄆，這是表明段不能夠盡弟道，所以不稱他弟，表面上竟像是兩國，所以叫做克；把莊公的封爵寫上去，是責備他失教哩！這就叫做鄭志，不說他出奔，是表明當時有很難脫身的意思啦。」莊公既逐了太叔，就造了高牆，把姜氏安插在潁地方，而且立誓道：「不到黃泉，不必相見了。」後來着實有些悔意。這時候願考叔做潁谷的封人，聽說莊公有了悔意，特地把禮物來獻與莊公。莊公賞他吃飯，願考叔吃了，把肉攤在一邊。莊公問他理由？他就答道：「小人有一個老母，都喫過小人的食物了，卻沒有喫過君賜的肉羹，要討回去送給老母呢。」莊公道：「你有老母，可以孝敬，我獨沒有老母呢？」願考叔道：「敢問一聲，這是那

裏說起「莊公就把情形說明了，并且告訴他，後悔不及呢，頡考叔答道：『這何必憂慮呢！如果掘地見了泉水，就在地道裏相見，那一個敢說不是呢？』莊公照他的話，就進了地道，去見了姜氏，賦詩道：『地道的裏面快樂得很呢！』姜氏出來，也賦詩道：『地道的外面，舒暢得很呢！』那母子的感情，和從前一樣，因此有人說：『頡考叔實在是純孝的了！』她孝順自己的老母，便感動了莊公的心，詩經上說：『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這就是頡考叔純孝的話呢。」

周鄭交質

左丘明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莊公鄭武公之子是諸侯平王周天子也卿士周執政之官謂武公父子相繼為平王卿士世來周政王貳于虢。虢諸侯而虢公說仲也或謂分政於虢公亦往王朝平王欲鄭伯怨王鄭伯怨王。鄭伯印莊公以其專任已政故怨王王曰無之。斯時天子弱鄭伯強平王不敢實認故周鄭交質。各以其子為質以明不背約希圖苟安於一時王子狐為質於鄭。平王子名狐往鄭為質言未嘗貳也鄭公子忽為質於周。

伯偁王立質畢而後鄭以公子塞責是亦惡平王先與人質也此段敘周鄭交質之始末王崩周人將昇虢公政。將者欲行而未決之詞平王崩周之臣民遂承平王本意乃負約而將以政事與虢公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祭音蔡祭足即蔡仲鄭大夫許申字平周邑名今河南溫縣四月參熱鄭伯起周人皆約使祭仲統兵奪而取之秋又取成周之禾。成周即河南洛陽縣其秋木熟鄭又奪而取之周鄭交惡。自此交質轉而交相猜惡君子曰。此下皆左丘明斷信不由中質無益也信不由中質無益也。信不出於中心也謂信之所以服人者以其出於中心也今周鄭之誠明怨而行要之以

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要平聲約也間去聲離戚也使彼此心與此心明而不暗昧起而不思刻而又要結以上下大小之禮則一言而終身以之雖不必以之為質亦誰得以間其交也此段正教平王應用禮不應用質也苟有明信。誠使此心明白而信實溪澗沼沚之毛。山夾水曰澗通川曰溪方池曰沼小渚曰沚法毛所生之草也蘋蘩蕰藻之菜。蘋水萍也蘩白蒿也蕰藻聚藻也皆生於澗溪沼沚

可以為筐筥錡釜之器。方曰筐圓曰筥皆竹器有足曰錡無足曰釜潢汙行潦之水。潢汙停水行潦流可薦於鬼神。

可羞於王公。羞祭也羞進也以上數句言雖至薄之物猶可薦明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馬用

辭家畢 肯 寫鄭莊 之惡不 惟無為 直是吳 樣慘毒 一則曰 要之以 禮再則 曰行之 以禮全 是氣他 不過之 詞

質。言有國之君子欲盟約彼此之情，誠能以明信為本。而風有采。采，采蘋。有行。葦，河酌昭忠信也。此非獨詩國風有采，采蘋之作，雖有行葦，河酌之篇，按其為義，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為用也。此段是左丘明就以上潤澤治法，四句導出來，應作證以論斷交賢之非。

過商侯曰：纘曰：交，節自無交惡，履霜，堅冰，所自慎也。以鄭伯之處心積慮，目中久已無平王矣。武於勃特借題，即舉國而聽之。惡愈甚此，其法也。清者不可不知也。

前題 通俗體

鄭國的武公莊公，兩代做周平王的宰相；平王有點信任就叔了，莊公就咒罵平王。平王說：沒有這回事。所以調朝和鄭國，大家做起抵押來；調朝的王子狐，到鄭國去做押頭；鄭國的公子忽，到調朝去做押頭；後來平王死了，調朝的公論，打算把政權交付曉叔；這年四月裏，鄭國的祭足，帶了兵去搶溫邑的麥；到了秋天，又割了成周的稻；調朝和鄭國，大家就鬧開了。公正人說道：說話不從本心上來，就是抵押也沒用呢；明明白白的做事，歸到理路上去；就是沒有抵押，那一個好離開他；如果真個明白誠實，那小池上生的草，像浮萍蘆葦這種菜，方的圓的有腳的沒腳的這種器具，停的流的這種水，可以祭鬼神，可以請王公，何況是體面人，連結兩國的誠心，做出合禮的事來，還用得着什麼抵押呢。國風裏有採蘋采蘩兩首詩，小雅裏有行葦河酌兩首詩，都是表示忠信啊。

石碯諫寵州吁 左丘明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衛姬姓，始封之君康叔文王子齊姜姓，始封之君太公也。東宮，太子宮也。而莊姜也。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原其所自出，蓋與太子人君正宮位南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得臣齊太子名莊姜，姓姜。

又娶於陳，曰厲嬀。陳嬀姓，曰厲嬀，齊主。生孝伯早死。此又以生子不能成，立而深惜之也。其娣戴嬀生桓公。娣，音弟。姜之妹，以有碩人碩頤之賦也。為去聲。又娶於陳，曰厲嬀。屬嬀，齊主。生孝伯早死。此又以生子不能成，立而深惜之也。其娣戴嬀生桓公。娣，音弟。姜之妹，為妾也。戴嬀屬嬀之娣，戴亦嬀也。桓公名完，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之國或以妹或以姪女相隨而去。今世用婢女隨嫁，即此意。

莊姜以為己子。莊姜無子，因撫育為己子。然太子之位未定。公子州吁嬖

美而無子，句為下事立之。紫有寵之。暗寫禍。

胎龍字
是一篇
眼目

四句相
因而下
說盡禽
指之愛
貽禍不
淺

人之子也。戰而得幸曰嬖。莊公又有幸妾所生之子名曰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公因嬖愛其母，遂寵其子。而州吁秉性又專喜用兵，好去聲。公弗禁。兵凶器也，公又縱之而不弗之禁。莊姜

惡之。莊姜以其有為亂本領而遂惡之。惡去聲。石碯諫曰。衛大夫。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義者制

左端也。納者送之使入也。義不當為而為謂之邪。如好兵之類，言愛子者當以義方教之，不可納之於不正也。驕奢淫佚，所自邪也。驕謂恃已凌物，奢謂誇矜，犯上淫謂嗜欲過

者之來寵祿過也。所以有此四者由於寵之太深，養之太厚之所致也。此段泛論教子者當以義方，不當溺愛。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

禍。言將立為太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既習於邪，勢必修寵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

鮮矣。矜者矜安重貌。鮮少也。言人有寵可恃，未有不自驕矜。既驕矜，則必不肯安重而臣服於人，即或勉強臣服，其心未有不怨

且夫賤妨貴。慕故云。恨者既怨，恨則必不肯安重而思亂。此其勢之必然，故言能不然而者少也。此段泛論有寵者必致禍亂。蓋逆知州吁之必行

間親。間去聲。下同。疎遠之人而離間向所親愛者。以情言。小加大。卑放之人而妄加於尊大者。以勢言。淫破義。淫邪之人而毀謗所謂

六逆也。不安本分謂之逆。此六者皆逆理之事。君義臣行。君能制命為義，臣能行君之義。以在國君父慈子孝。兄愛弟敬。以在所謂六順也。各循其

乃不可乎。為人君者當務去禍，今不去。順此六者皆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弗聽。莊公以從人溺愛之惑，仍不裁抑其寵。此段以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

不可。石碯之子石厚常從州吁遊，石碯禁之厚不聽。桓公立，乃老。莊公卒，桓公立。石碯知州吁必為禍，而已力不能制，乃告老而致仕。此段以莊公

又併其子殺之，故君子曰。石碯可謂社稷之臣矣。

過商侯曰：老成謀國，計深慮遠，將立州吁，乃定之矣。是觸

發語，是作用語。莊公當大猛省，懷諫不悛，貽禍後嗣，痛哉。

前題 通俗體

衛莊公娶了齊國太子得臣的妹子，叫做莊姜。面貌很美，只是沒有兒子，衛人很有些可惜，所以做